

一部视角独特的职场小说

# 卖



M A I D I A N

# 时代

S H I D A I

# 点

为小圈子文化商人画像  
透视人性、人情、人欲  
用反讽、调侃、噱头  
引领轻松阅读，沉淀精神思考  
呼唤清朗大众文化的回归

蒋松◎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一部视角独特的职场小说

# 卖

时代

# 点

M A I D I A N

S H I D A I

蒋松◎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卖点时代 / 蒋松著. — 北京 : 华文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075-4925-6

I. ①卖… II. ①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7544号

卖点时代

---

作 者: 蒋 松

责任编辑: 谭 笑 黄彩霞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com.cn>

投稿邮箱: 784263235@qq.com

电 话: 总 编 室 010-58336239 发 行 部 010-58336267/58336230

责任编辑 010-58336237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4925-6

定 价: 55.00 元

---

# 目 录

楔子	1
第一章 晦明的总编办	3
第二章 见面会	11
第三章 酒桌上	16
第四章 幕后故事	21
第五章 改版研讨	27
第六章 陪上司散步	39
第七章 班子人选	44
第八章 天下第一	51
第九章 变脸与查岗	55
第十章 灯光的关怀	60
第十一章 柳总的女友们	65
第十二章 奖惩制度	69
第十三章 罚错	75
第十四章 首刊编稿	78
第十五章 值日私规	82
第十六章 百年文化名人	86

第十七章 天下第一情刊 .....	92
第十八章 周末放松的代价 .....	96
第十九章 大喜临门 .....	103
第二十章 一字千金 .....	107
第二十一章 一场聊天 .....	111
第二十二章 试用期工资 .....	115
第二十三章 两个夫人的闹 .....	118
第二十四章 街头发行 .....	124
第二十五章 一箭双雕 .....	130
第二十六章 语不惊人死不休 .....	133
第二十七章 差错认定 .....	137
第二十八章 婚姻危机 .....	143
第二十九章 劳动合同 .....	145
第三十章 新员工住院 .....	151
第三十一章 军事娱乐 .....	156
第三十二章 女友资源 .....	162
第三十三章 女硕士辞职 .....	167
第三十四章 作家关系户 .....	171
第三十五章 炒作的困局 .....	175
第三十六章 急商对策 .....	179
第三十七章 古玩 .....	184
第三十八章 制度与午餐 .....	187
第三十九章 柳总出差 .....	192
第四十章 莫言获奖的另类解读 .....	194
第四十一章 可乐版升级 .....	198
第四十二章 市长调研 .....	206
第四十三章 编外员工 .....	212
第四十四章 处分通告 .....	216
第四十五章 发行摊派 .....	221

第四十六章 年尾攻关	225
第四十七章 乔迁之喜	227
第四十八章 年终总结会	232
第四十九章 摘稿示范	237
第五十章 股东造反	242
第五十一章 过招	245
第五十二章 文学隐情	252
第五十三章 大胆用稿	255
第五十四章 周年庆	259
第五十五章 驱赶员工	265
第五十六章 分道扬镳	269
第五十七章 补偿之争	274
第五十八章 意外事变	278
第五十九章 证据造假	282
第六十章 最后赢家	286

## 楔子

虽说跳槽是从一个已知世界跳向另一个未知世界，但未知世界似乎并不那么可怕，反而可以寄托新的希望，充满着诱惑。跳槽一经如愿，带给人的是兴奋与新职途的遐想。现在，宋奕平已步入江边时报集团的院落内，眼前三十几层的报业大厦像一束卷起倒立着的喇叭形报纸，矗立于清江之畔，也算得上江边市一处醒目的文化地标。他没有急着上楼，而是在院子里稍作逗留，先熟悉熟悉周边环境，体会一下初来乍到的心情。他觉得人生际遇有着很大的偶然性，热切向往的事谋求不到，不去想了它却扑了个欢喜满怀。多少年前宋奕平就想混进这幢大楼，却未能如愿，眼下他便是赴江边时报集团旗下一家半月刊杂志的副总编之任而来。早春天色苍茫，雾霭飘着幸福的毛毛雨，仰望高耸的时报大楼，大楼尤其显得巍峨，颇像事业的高峰，又像一座强大的靠山。他出神地想：我新的职途生涯当真可以在这幢大楼内重新开始了么？虽说《时报文汇》半月刊就像江边时报集团收养过来的一个孩子，却有堂堂国家级大刊的高阶身份，论级别比区区市报要高出好几个辈分呢！只是非党报媒体普遍面临市场化改革的生存压力，级别当不得饭吃，也只好俯就一家地方时报集团来承办了。不过呢，若把这块响当当的国家级的牌子端起来的话，也是可以唬唬人的。因此，宋奕平乐意放下现在《生活风尚》杂志主编的位子，跳槽过来做这个半月刊的副总编。

宋奕平对这次跳槽是郑重其事的，俨然寄托着自己后半辈子的期望。

他早年是文学青年出道，后来进了媒体界。早些年社会纪实类刊物风行一时，他受聘编了几年大众化刊物，为赚稿费努力淘明星写传记、写社会纪实与故事类稿子，却又像眷恋着初恋情人似的，同高雅文学始终保持一点藕断丝连，不时写点小说散文诗歌等。可是无端的，俗文化做得不起劲了，厌倦了，觉得大好人生不能这样消磨下去了，希望找到更好的平台去做更有品格的文化，在更好的人文环境中扭转笔头搞出几本掂着有厚重感的纯文学作品，也算是告慰少年时代孜孜以求的作家梦。他深信像江边时报集团这样的老牌正规军，会有更深厚的文化积淀，是藏龙卧虎之地，而且蛟龙好像就要潜出水面了，乍现在了眼前。当下的期刊市场日趋萎缩，胡畅社长兼总编辑却是一介媒界牛人，长袖善舞、出手不凡，居然把《新学生》杂志做到发行40余万份，这是何等的本事啊！宋奕平眼前浮起新上司那一张鱼尾纹闪动的生动笑相，举手投足之间，展现中年得志的洒脱气度，他神情盎然，又带着几分江湖豪迈。宋奕平感觉那么一张亲切笑脸，就在21楼等着他。

他抬脚迈向大厦的电梯间，坚信今天登上此楼，便是登上了新的人生高度、事业高度和文化高度。胡总全权承办《时报文汇》，放言要在三五年内办成超级大刊，发行量超过百万份！宋奕平念着这个办刊目标有些怦然心动、为之振奋，因为在纸质媒体因遭遇网络冲击出现整体滑坡的大气候下，不是谁都敢随便说出口来的。

院内停放着不少新闻采访车，大厅有背着挎包的人进进出出，多半是忙碌的记者。电梯厅的墙面张贴着报纸期刊的宣传图片及集团公告，内部氛围扑面而来。毕竟是大型的媒体单位，不允许外来人士随便进入，几个门卫对访客的盘查与登记做得也煞有其事，不同于商务写字楼那样潦草做样子或形同虚设。宋奕平首日前来报到，自然没有办理出入证，他说明来由，掏出身份证按访客身份填写登记卡，经保安打电话核实后，才得以放行。

他带着攀登高峰的浮想，跟在一窝人屁股后挤进了电梯，以后在这一幢楼里，又将开始怎样的职场前途呢？无端地，他又生出几分忐忑。



## 第一章 晦明的总编办

电梯速度很快，中途两次停留后，眨眼到了21楼，让宋奕平有种恍若一步登天的错觉。走出电梯，迎接他的是一条幽暗清凉的楼道，阒无人声，弧形长廊排列着一溜整齐的蓝色防盗门，门门紧闭像是阻挡着春寒。宋奕平本来早几天来社长室复试时，顺路到21层的编辑部看了一眼，眼下他却绕了两圈还没找到那扇门，恍然步入了一方首尾相接的阴阳八卦阵，迷失了方向。他未免纳闷，堂堂大牌杂志社，门口怎么连招牌也不挂一块呢？绕这两圈倒是发现不少商业公司的牌子。原以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未料报业大厦内并不纯粹，文化与商业糅杂在一起。他不便去乱敲门询问，于是停下脚步仔细回忆初次登临的情景，恍然记得编辑部旁边是一家茶叶公司。他便寻到茶叶公司的牌子，才敲开了报到的那扇门。

胡畅社长的确已经在编辑部等候他了。第二回见面，双方已很熟络了，胡总对宋奕平以“一家人”的言辞热忱相迎，寒暄一番后，笑嘻嘻地把他引到一间灯光幽暗的房间，说是总编办，座位、电脑都已安排妥当。宋奕平的心顿时咚了一下，本能地停下步子，有要撤退的冲动。室内一个倜傥的半老师哥已站起身来迎接，他先恭敬地喊了一声“胡总”，再对宋奕平咯咯地笑着说欢迎欢迎。宋奕平只好礼节性地向前一步与他握手问好。胡总对他介绍面前的半老师哥，原是《新学生》杂志的执行总编柳总，之后又向柳总介绍了宋奕平。

室内灯光一如月华。宋奕平本来视力差，看柳总的面容有点蒙眬，大白天有恍然入梦的错觉。他心里凉了半截，一时回不过神来，听胡总说话的声音竟然也有些缥缈了：“你同柳总共用一个办公室，时报大楼的房子眼下比较紧张，只好先将就将就吧！等今后《时报文汇》发展起来了，再考虑搬一处宽松的单独办公场地。你们两位老总合在一起办公，外头两个杂志社的编辑同志也都合在一起办公。”说完，胡总转身退出，宋奕平木木地跟随他回到了集体办公区。胡总冲他介绍说，纵的一排是《时报文汇》编辑部，靠窗口横的一排就是《新学生》编辑部。

宋奕平这时才注意到集体办公区纵横两处分隔的办公桌，把大堂挤得满满当当，一颗颗脑袋扎在电脑前，场景颇似座无虚席的列车厢。室外是早春凉冷，室内倒还暖意融融，只是氤氲着一股子溽湿的体味，有点混浊，让人有些憋闷。就这样的办公条件？就这样一个作坊吗？宋奕平心思烦乱，觉得是糊里糊涂被人带进了一处是非之地，惶惑得不知所措。

胡总的手机突然响了。他简单说了几句话，便挂断电话，回头嘱咐宋奕平说：“我有事得外出了，你先熟悉熟悉情况吧，对刊物的改版定位做些思考，嘱咐每一个编辑都准备一份改版意见，到时集体讨论。”宋奕平胡乱地点头答应，下意识地送胡畅社长出门。胡总似乎也感激这个电话来得及时，因有点惭愧于对宋奕平的安置，巴不得有个借口急于逃离。

宋奕平旋身回到晦明的总编办里，免不得又发怵：“胡总就把我扔进这老鼠洞里就完事了吗？这里就是我安身立命、憧憬未来的地方吗？”现状与预期实在相差太远，让人感觉意外了，他甚至怀疑这里是不是一个已拥有40万份发行量的大刊，今年还要打造出一份百万发行量新刊的地方。就像好梦尚未开始做，就仓促醒来似的。他觉得这样的总编办带有惩罚的味道，未免暗生沮丧。

柳总倒是习惯了这种环境，暧昧的光线又正迎合了他的心情，现在有人突然加进来，反而扰了他独静的环境，显得有点不悦。宋奕平也不想落座，又退出来站在了集体办公区，这里虽然人头攒动，但有玻璃幕

墙的落地窗，整个厅堂还是通明透亮的。《时报文汇》新进的编辑们大多已先他来了，有些已经在面试时打过照面，今天走到一起，别有一番共叙缘分的欢喜。他同大家寒暄，聊得融洽，不想回总编办去，但他们的闲聊又影响旁边《新学生》编辑们的办公。闲聊片刻后，宋奕平又硬着头皮折回自己该待的空间去。

总编办是大开间一侧分隔出的三间小办公室的居中一间，靠走廊一侧的暗室是财务室，外侧是副社长办公室。总编办与副社长室间有一面毛玻璃隔墙，映着鱼肚白的光；天花板上的一根雪白的日光灯亮着，洒下人造的月光。门虽敞开与外边集体编辑部连通，室内空气却如死水……宋奕平依然在想：就在这样一间密室开始新的职业生涯？而且将漫长地待下去？眼下还好，是清冷的春天，但到了夏天，待在这一处闷罐子房间里又怎样消受？胡畅社长虽然许诺说，等《时报文汇》强势做起来了，再考虑换一处办公场所，但得到猴年马月啊？他毛毛乱乱地觉得自己被忽悠了。

刚从《生活风尚》杂志的主编室走出来，他便开始怀念那一方宽敞明亮的独立办公间，闹不懂自己这次郑重地跳槽，怎么就无头无脑地弃明投暗了呢？他的心情可谓一落千丈。总编办虽在21层，宋奕平却有跌入昏暗地下室的错觉。他开始懊恼，这次满怀希望、郑重其事的跳槽，却好像跳拐了，眼前境况实在不是他所期待的。他后悔不该这山想着那山高，一念之差落得个进退维谷。

在逼仄的空间内，宋奕平的办公桌与柳总的办公桌面对面拼在一起。对角塞着的铁皮文件立柜，占了很大的空间，给人一种无形的心理挤压，起身、就座的动作，都得小心点儿，生怕动作幅度稍大，就会碰及周边什么家什。他谨慎地坐下，主动跟柳总说话。灯光下的柳总身影有些模糊，眼睛却分外明亮，像一对远空的星星。宋奕平与柳总两人的呼吸好像都能喷到对方的脸上，他分明闻到了柳总的口气，有一种葱蒜味。宋奕平心里嘀咕，这番寒碜，哪像是一家兴旺发达的杂志社？

上班第一天，宋奕平倒是碰上四位女士先后造访柳总。她们带进的或淡或浓的香水味，增加了室内空气的稠度，刺激人的嗅觉，似乎有提

神的功效。女人爽朗的笑声，也似乎令室内明亮了许多。宋奕平巴不得有客人来访——尤其是异性，觉得能有效调节这个男人世界的沉闷氛围，带来一些生气，宋奕平自然也跟随柳总快活一番。因此，每当访客离开时，他还忍不住像老相识似的要挽留人家，留不住了便不自觉地送上一语：“今后常来走走啊。”惹得柳总转头眨眼睛看他，像是提防宋奕平对他的女性朋友们存有觊觎之心。

宋奕平发现隔壁副社长室的门常敞开，宽敞明亮，玻璃幕墙上窗洞的风呼呼地涌向室内，里面空荡荡地摆放一套办公桌椅、一个立柜和一张沙发，这些都归乔副社长一人独占。见乔副社长也一直不来，宋奕平不时就游弋到副社长室去透气，眺一眺外边风景，享受下明亮阳光，他喜欢打开一扇窗，尽情吹一吹灌进来的凉风，真是爽快得很。阳光和清风原本是最寻常之物，一经失去，他才意识到它们是多么的可贵。他不禁奢想：如果总编办与副社长办公室调换一下，那也会舒心许多！可是身边的天堂可以羡慕，却无法拥有。他努力说服自己要接受现实，毕竟初来乍到，并且柳总都处之安然，自己怎么好意思向胡总提过多要求？工作环境能克服的就努力克服，多往好的未来去想。

两三天待下来，宋奕平奇怪地发现柳总不太爱动，喜欢待在屋子里，老是神色黯淡，一副卑屈抑郁、戚戚不安的样子，日光灯下的身子拖着阴影，眼神也有些躲躲闪闪的，好像担心被人窥破了心事，时不时还魂不守舍似的失神发呆。他这番情绪倒是与空间的黯淡相契合，缺少的却是作为40万份发行量大刊的执行总编应有的精气神。宋奕平几次主动找他搭讪，他只是勉强搭理，没什么心思聊天。这样，总编办更添了一份压抑，让初来乍到的宋奕平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困扰。

早晨一上班，胡总过来递给他一叠关于《时报文汇》的改版方案稿，要他分发给新来的编辑们征求意见。宋奕平依上司嘱托把方案发放了下去，自己也勉强进入工作状态。他本来视力不好，灯下看胡总的方案还得借助电脑屏幕的光线才看得清晰。方案的内容不免令他蹙起眉头发愣：怎么尽规划一些猎奇、搞笑、瞎扯、畸情刺激之类的内容？如此这般刊物怎么立起来？用通俗做卖点也罢，用下流低级来做卖点就……而

且下半月版的栏目设置有明显的逻辑问题。他冲着大时报集团与国家级半月刊两大名头而来，想当然认为刊物改版会走文化品味的路子，最不至于像手头的方案这般粗鄙和俗不可耐。此时，他联想到一条匍匐在地面、萎靡的藤……《时报文汇》若如此改版，岂不成了国家级笑话？如此缺乏精神钙质的内容，刊物还能走多远呢？话说他刚离开的《生活风尚》杂志，虽是生活化办刊，走的总归是正道，还保持着基本的品格。开创了大发行量学生刊物的胡畅社长，怎么会如此浮躁潦草？难道他就是这种道行？难道这就是他创百万发行量的顶层设计？

宋奕平觉得自己作为副主编，责无旁贷应当在改版研讨会上扭转刊物定位的乾坤。于是，他开始按照自己的设想，大刀阔斧撰写改版方案，试图把刊物引向富有精神品格和正能量的方向。

他在键盘上敲字，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头昏脑胀，揉了揉太阳穴，仍不见缓解。宋奕平开始意识到可能是缺氧，便忍不住询问对面的柳总，是不是也有头晕的感觉？柳总干笑了两声说：“老鼠洞里本来就闷不透气，以前的空气归我一个人呼吸，现变成我们两个人呼吸了，能不缺氧吗？”

柳总一语又勾起宋奕平的懊恼来。他觉得这次跳槽，真是跳拐了，只好苦涩地摇头，深叹了一口气。

先入为主的柳总已渐渐消退对宋奕平的隔阂和生冷，眨眨眼审视着宋奕平说，他曾力主《时报文汇》应另租一处独立的办公场地，可胡畅社长拗着不同意；乔副社长呢，也赞同胡总的省钱之策。

宋奕平不解地问，《时报文汇》不是时报集团承办么，怎么还要另租办公室？再说楼道里还有不少房子出租给了外面的公司啊。

柳总淡然道，《新学生》与《时报文汇》都自负盈亏，办公场地都需计算租金的。

宋奕平才恍然明白：原来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中社，如此不成体系的办公条件，原本是精打细算想省点房租。可这钱省得也太不对路了。

柳总嘲笑一声，意味深长地悄声道：“你莫看胡畅社长平时笑脸迎人，其实是只典型的笑面虎！是一个能省则尽力省、能捞则尽力捞的人。”



宋奕平暗诧于柳总如此评说胡总。他在心里猜度，柳总是不是因为这个不见天日的办公室而对胡总心存芥蒂呢，又觉得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他顿时敏锐察觉到柳总平时的郁结形神应该事出有因，肚里填满的怨恨晦气，像胀起的皮球寻找口子发泄。那么他的话有多少可信呢？宋奕平不能不生出几分警惕，抿了抿嘴便不再吱声，但脑际又浮现出胡总那张充满魅力的笑相：遇上谁都热情，和谁说话都很有兴致，笑起来眼角鱼尾纹频繁地摆动……这爽朗中透出大气的笑相是面具吗？江边市某酒店的中年门童，一副职业化的殷勤笑靥，像一朵常开不败的花，报纸曾报道说，他的笑脸就是对着镜子苦练数年而成。

宋奕平隐隐察出杂志社的静水流深，不同寻常的波纹下暗藏有旋涡。他期盼新的单位人际关系单纯，能够放下包袱轻松做事，看来这个心愿也一脚踏空了。怎么办呢？只能缄口为高。他又埋头在电脑前，继续写着他的方案。柳总知趣地沉默了起来。

两个人的呼吸果真令总编办的空气稠浊了起来，宋奕平仍没有适应这种缺氧环境，整天感觉脑袋晕乎乎的。好在几天后，两人多了些言语交流。偶尔，他们还一起去副社长室享受阳光和清风，临窗眺远。整个城市被笼罩在灰白的烟尘之中，高低起伏的一畴城市屋顶绵延铺开而去，像无垠的荒漠。那些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成了原野上的道道沟槽。原野上或露出一抹绿色，把灰沉的屋顶底色渲染得更显荒芜。好在有稀疏的高楼春笋般挺立，带给人几分精神振奋的审美观感。从窗口可以清楚瞅见报社大门前的街景一角，车水马龙。透过雾霾还可望见清江的一段。时下正是枯水时节，清江裸露着暗色的河床，江心透出一线枯水的惨白亮光。

宋奕平对城市的模样有些失望，喃喃地道：“从这里看江边市，怎么这般沧桑，并无美感啊！”

柳总咯咯发笑，意味深长地道：“境随心转，看来宋总初来乍到，心情也不是十分愉悦啊。”

宋奕平无语，苦涩地冲柳总笑了笑。

柳总又透露说：“乔副社长是挂职，不坐常班，主要是监管杂志社

的财务，有事才过来一下。”

宋奕平便说：“乔副社长不坐班，却占据一处大好的房间。而我俩挤在狭小的幽室里，不合常情啊。”

柳总说：“这是胡总讨好乔副社长，处心积虑安排的。”

相聊中，柳总对乔副社长不反感，还赞他是个有正义感、可以挟制胡总的人。

说曹操，曹操到。下午，乔副社长来到了杂志社，喊柳总去房间唧唧咕咕密谈了好一阵，像在商量一件重大事项。柳总出来后，心情突然纾解开来，对宋奕平有说有笑。

乔副社长在隔壁没坐多久便离开了。柳总把头凑了过来，用喉音揶揄宋奕平说：“宋总，你到25楼找胡总说说啊，要求把总编办与副社长办公室调换一下……”灯光下的柳总表情有些暧昧，眼珠子分外地明亮。宋奕平含糊应答道：“是啊，按理说，总编办应当换过去！柳总，你蜗居在这有一段时间了吧，怎么没向胡总提呢？”柳总道：“我啊，一个办学生刊物的老总，人微言轻；你堂堂国家级成人刊物的副总，说话比我更有分量。”宋奕平回答：“柳总您这是在抬举我还是挖苦我呢，正好要倒过来说——我还在试用期，您才是资深元老呢！”柳总语焉未尽，又不好再说什么，退回座位开始工作。他在勘校新一期的《新学生》样稿，频频翻动得纸页清脆作响，看上去他读稿的速度很快。一大堆子一会儿就看完了，他也懒得起身，伸着脖子朝门外喊：“肖主编，肖主编过来取稿子。”一个女孩应声而至，闷声不吭地取走了批复的稿子，似乎也不愿在这暗室久待一分钟。

柳总似乎在暗室闷惯了，不太喜欢多挪动。闲的时候，他就不断地往外打电话，或接来电，听交谈的口气，联络的都是一些女性朋友。他上网也是一副痴迷神态，键盘敲得啪啪作响，冷不防还发出哧哧笑声。宋奕平有时忍不住问一句：“柳总，在笑什么呀。”柳总方才像梦醒一般抬起头，满脸情迷地说：“我正在跟一个朋友聊QQ，很开心的。”

宋奕平“哦”了一声，也晓得他在网上逗女友玩，兀自一笑便也不再打扰。

宋奕平写好了杂志的改版方案，几乎是对胡总方案推倒重来。他打算在改版讨论会上据理力争，呼吁刊物要走富有文化品格的办刊路线。当然，他知道改版研讨会是每个人首次展示才华的机会，也不便先看下属们写的东西，自然也无法知晓下属各自的想法。他想到胡总要求杂志从第七期改版，务必提早一个月上市。那么，改版首刊的编辑时间就显得很紧张了。



## 第二章 见面会

新老职员见面会，借用时报集团8楼的大会议室举行。大通间会议室宽敞明亮，摆设气派。社长兼两刊总编的胡畅以当家人的姿态坐在大椭圆桌的正中座位，一脸大气自信的笑容，亲切而威严。会议尚未开始，新员工大多已早早坐下，表情怯怯又夹带着兴奋和陌生感，期待早日融入新的集体。倒是老员工们仍在不急不慢地步进会场。

伴着柔和的会前序曲，胡总以当家人的神态和左右几人一边吞云吐雾，一边聊着社会热点。前不久，在清江滩头上发生淘挖古钱币的群殴事件。一伙在清江沙滩上淘古钱的人，为哄抢谁先挖出来、谁先发现，又被谁先抢到手的两枚铜币，十几个人发生互殴，造成多人重伤。公安部门正在追查主要责任人，沙滩挖古钱币的行为也被政府严厉禁止。但他们并未多谈群殴事件，兴致聚焦在沙滩上淘到元、明、清代的古钱的话题。一位被称作夏总的中年男露出满口烟熏黄牙打趣说：“我们干脆不搞杂志了，花钱请一批人到河滩挖古钱去。”坐他右边的人打趣他：“刚才都说政府禁止淘了，你还要请一批人淘去。”

胡总眼角鱼尾摆动几下，插嘴说：“依我看哩，我们把这家半月刊搞起来，淘文化产业的钱更靠谱。当年搞《新学生》杂志还正遇上全国教育系统整顿教辅类乱摊派现象呢，我们《新学生》杂志迎难而上，不照样发行到40万份？这还局限于学生刊物的性质，而《时报文汇》是面向社会成人读者的大刊，我们完全可以放开手脚去做，把天下新鲜有